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一目錄

說

採江集說

賣古董說

郡境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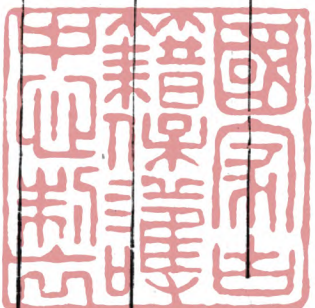
郡城圖說

畿輔星野志說

畿輔建置沿革志說

畿輔疆域形勢志說

畿輔山川志說



畿輔城池志說

畿輔兵制志說

畿輔學校志說

畿輔公署志說

畿輔祠祀志說

畿輔古蹟志說

畿輔戶口志說

畿輔田賦志說

畿輔風俗志說

畿輔職官志說

畿輔封建志說

畿輔帝后志說

畿輔名宦志說

畿輔人物志說

畿輔流寓志說

畿輔選舉志說

畿輔藝文志說

保定府星野志說

保定府沿革志說

保定府建置志說

保定府山川志說

保定府古蹟志說

保定府祠祀志說

保定府風俗志說

保定府賦役志說

保定府倉廩志說

保定府鹽政志說

保定府兵制志說

保定府職官志說

保定府名宦志說

保定府選舉志說

保定府人物志說

保定府寓賢志說

保定府紀事志說

保定府藝文志說

保定府雜志說

平吾字說

偶然齋說

清苑風俗說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一

說

採江集說

清苑郭茶快圃著

江不可採而言採譬猶人不可干而欲干也人有情
 江無情有情而干之或動或勿動則有慨於我無情
 而採之雖得雖弗得亦何損於江雖然余將採江之
 實乎舟楫鱗鱗網罟巾巾江無實矣余將採江之華
 乎商羊不舞薤苴沙飛江無華矣余將採江之草乎
 彼薺而甘饑者以咽彼茶而苦饑者以哺江無草矣

余將採江之木乎榿楠梓杞工則度之槎枒樸楸兵則薪之江無木矣然則余復奚採乎有山巉巉樵者採其鬱蔥余將採其烟嵐有水潺潺漁者採其湖泮余將採其淪漣蘇子不云乎江上之清風山閒之明月取之無盡而用之不窮也或曰是殆窮於採矣余曰不然人採其跡往往而窮余採其神得得不窮余因有句云浪遊莫笑余垂橐水色山光已滿攜窮也云乎哉古人採列國之風謠而知其貞淫理亂得失盛衰余非採風者也余乃藏之而以待採風者也因以名是集

賣古董說

天下之以贗售者多矣莫爲之辨真者以掩辨之而別其贗焉已也究詰其所以爲贗則不必都人許翁者有鑒別古翫之能故家雅士凡收弄三代秦漢金玉銅磁彝尊鼎卣觚琖諸器具及晉唐宋元人書畫冊卷絹幅楮葉翁胥寓目焉好古者愛非一癖往往以有易無去故求新非翁不得互翁於閒無餘無僞人重其言如季布一諾余於甲申歲獲晤翁於弘慈僧舍相過從不十年翁卽世有子曰光祿克世其業一日過余曰古董於今絕少矣余曰否今之市而求

學源堂文集 卷之十一 二
售購而以為奇貨可居弗絕弗少也。許子曰：贗甚余曰：何贗乎？許子曰：金之贗也，十年售玉之贗也，五年售磁之贗也，三二年售書畫之贗也。成則售之矣。余曰：盍言其實？許子曰：金出冶，火色施，鑪約土，沍蝕脫其火而黝黯，綴砂以朱之栖，綠以翠之砂，葦雜揉以斑駁之，十年後可欺也。玉得雕水光，黯類礪以砂屑，浸以鷲膏，魄斯爍矣。五年後可欺也。磁濟五行而成，仿規佈矩，無絲粒，面錯欵識，儼然辨者，猝難無難也。火氣剛，土氣柔，膚澤而中枯，摩盪噓漬，三二年亦足以欺。書畫以絹辨，以紙辨，以圖章題跋，辨樸者以為

贗之難，贗書必工，書贗畫必工，畫者也。臨摹罔所弗肖，識者以神理別之，往往得其贗。若徒以絹紙辨文，理固無差，漬故楮而浸以汁色，亦故也。丹碌赭青得，礬則斂，圖章題跋尤易為贗。成則欺矣，不須時日。余聞之，憮然曰：諸所為贗者，非欺匹夫匹婦也。王侯公卿公子介弟，其力皆以制人於死，徙欺而覺何所恃？以無恐。許子曰：無恐也。凡王侯公卿之嗜古翫者，必其賢且明者也。公子介弟之嗜古翫者，亦其大小雅者也。誠亦受欺，亦受覺，其欺置之已爾，不究詰所由來也。一究詰其所由來，彼售贗者將語人曰：吾不贗。

主人倦耳左右者不得志耳雖有真者亦將徬徨趨
起而無所於前是以一贗而拒百真也矧作贗者小
人耳容而受之賢與雅之稱益藉焉茲故可恃以無
恐余聞之恟然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郡境圖說

史皇而後圖書生文字也汎觴於今寧直夫雨粟也
志文字也志而圖也奚爲也郡志而圖也抑奚爲也
曰圖郡境也郡無山如嶽也無水如瀆也可無圖也
東西如周澗灑也左右如漢馮翊扶風也不可無圖
也按郡境縱不四百里也橫不三百里也分於天者
四宿也分於地者二國也分於城者三州十七邑也
雄郡也西多山也山不盡而境盡也東多水也水不
窮而境窮也昫昫平壤也而北四水遶也南五水環
也山之氣不屬者水之情屬也水之情不聚者山之

氣聚也周秦以上鄉也縣也漢唐以下州也郡也垂
千餘年日月光際也非地霧而何也地霧弗克圖也
圖厥載霧之地也乃亦有圖之未可圖者也郡南百
里而遙畝服先疇也屋覆古瓦也鵝鴨惱比鄰也老
樹飽經霜也時而春也放柵驅牛覘土也攜筐結伴
采桑也時而秋也野婆粧而觀賽也田父醉而多言
也言觀其邑邑何如也跂望於野野何如也圖之而
未可圖者也東西北無是也郡之東西北百里之遙
也道衝也輪蹄雜沓也冠蓋絡繹也羽如日羽如月
交而馳也驗郵符飭厨傳晝無暇也擊鈴柝供飲秣
夜無虛也言觀其邑邑何如也跂望於野野何如也
圖之而又未可圖者也南無是也昔趙京國圖方畧
也宋廣平圖勤省也鄭監門圖流民也志文字也圖
奚爲也茲之爲圖者圖郡境也而弗克圖郡情也後
之覽圖者省識郡境也而未卽省識郡情也噲嘻哉

郡城圖說

出京師廣寧門行三百二十里郡是已郡北郭長三里許五十年上林林總總恒千餘戶四民悉業焉衡宇剝觀相鱗比古榆新桑相蔭暎壯矣哉今荒如寂如已由之而入拱極門郡北門也東西多棹楔郡世家率族居於北故行里餘直當大悲閣後金元時建者高百尋甍棟四翼鈴鐸千舌為郡鉅觀後為漢壽亭侯廟由廟門而西不十弓曰稅務司角舊稅課署今民居矣地則莊嶽閒也直而南亦不十弓則叢勝樓即元平章張柔橫翠樓故址今譙樓矣郡猶傳為

古蹟之一樓洞門行者衢其下折而西則有坊題曰
熙朝俊彥書明萬曆以前登科名也今已頽不數十
武北爲郡治守以下如丞如倅如司李如幕僚胥有
宅焉而治之南向者曰蓮花池元張弘範鑿渠引水
由西城而遶其第放之使從南北水門出者此其渟
渟處也今渠堙而水猶渟栽柳種荷爲郡守宴游地
池之北有軒曰娛清軒軒後曰萬卷樓故郡藏書幾
萬卷今無書有板板亦闕落不全池之南有亭曰臨
漪四虛而敞夏受荷香秋受葦翠春冬或不至焉府
治左右有坊左曰師帥右曰保釐表職守也更西而

大寧左衛廢矣旗纛廟存也西平廟者爲故大寧都
使司署今爲城守叅將署矣亦兩坊曰都南屏翰曰
冀北干城更西右衛今日左衛守備署之更西斷事
司今日司獄司不復西矣或折而北或折而南折而
南者不數武仍西則總理刑名道署在已改故易州
兵備道行署者西且止於是再卽叢勝樓折而東射
可激矢地爲清苑縣儒學有兩坊坊額曰德配天地
道冠古今更東有高臺臺中空四達俗呼穿心樓上
祠文昌星君爲儒學起吉星者歟再東而盧旅依然
風日黯淡遠於市闌近於城堧也禁旅所駐防處也

叢勝樓直南可里餘卽南城之迎薰門門北之左設
郡學宮衛學宮兩學共一廟規度濶壯古栢未戕再
東則禁旅駐防處門北之右建永寧寺俗曰南寺亦
禁旅駐防處寺之殿與鐘鼓樓猶爲僧有西雖不止
於是而亦止於是西皆禁旅駐防處也門再北不數
弓折而西亦不數弓有門有坊有柵者清苑縣治也
丞簿尉署各在治中簿則廢也再西里許直衝者曰
鐵五道廟不可復西卽西而南惟淨土寺爾折而東
卽府衛學宮後所由達於金臺驛者也至驛而亦不
可復東東由金臺驛西抵鐵五道廟迤北則官署則

民居迤南皆禁旅駐防處從莊嶽之間計之郡之南
畔略盡稅務司角可西也西大衢也南北門第與北
衢同衢中北折城隍廟街也再中北折貢院巷也直
西迤北爲總理錢穀道署署之左爲古金臺書院今
不書院矣南面爲旌忠祠楊忠愍公祠也稍西而北
折復稍稍西巡撫都察院在焉昔建麾今建牙者也
逼城之西北隅矣立乎總理錢穀道之前而西望屹
屹言言者西城之瞻岳門也城之北畔亦略盡也合
而圖之北與東人恒靜縫掖也薦紳也老農老圃也
貧也迂也南與西人恒動胥也隸也卒伍也商賈也

勞也譁也惟最南一橫地兜鍪曬日雲錦嘶風雄將
之雕弧猛士之大羽日席地而講武焉詩云予日有
禦侮聚而託處於茲

畿輔星野志說

天官家之言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治曆
家之言曰紫微在子太微在巳天市在寅析木之津
於宿爲尊日升於寅義禘取爾也故夏正建寅釋者
曰寅者演也萬物所自生演也厥有旨哉漢張衡云
帝座有五一在紫微一在太微一在大角一在心中
一在天市天市之有帝座也審矣天文志曰寅有三
宿曰尾曰箕曰斗尾箕分野爲燕燕之當爲帝都也
抑又審矣粵稽古皇軒轅氏都涿鹿顓頊氏國高陽
皆燕地也唐虞奄有冀方燕在畿內近代以來遼建

南京金建中都元建大都明建北京 國朝爲京師
尾箕之野定鼎者古今皆在焉以跡八埏九垓此爲
裔裔皇皇已或曰寅爲震方取出震繼離之義又曰
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爲天地之仁氣說非不然
而於尾箕分野之弘且尊者猶未之詳焉也謹按象
緯昭回北辰爲極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
共之天樞之與天極無歧象也王者觀天察地立國
建都上應辰極於以宅中圖大南面答陽斯爲協吉
獨是寅居東址尾去極百二十五度有半箕去極百
二十一度有半論者以爲遠於紫極及考班固書曰

尾箕屬燕危六度至斗四度謂之析木亦屬燕危之
與斗合立枹星紀析木而一之者也燕更上應紫微
已豈不與北辰居所之義相符合也哉宋朱熹又曰
北辰無星因莫可識指旁一小星曰極實非極星也
夫無星則無分野安所從而崇效之歟極雖無星極
之垣則有宿分野燦燦然顧可畧而不言耶故不如
班書之爲精微廣大也況天市在寅弗第人生於寅
合連山首艮之義而倬彼雲漢實起於析木之津或
分而北或分而南或合而西南行經而由之貫於昴
畢室壁閒其分野爲趙爲魏卽今之真定順德廣平

大名諸郡也永平保定河開原屬尾箕者更無俟言
已建都於尾箕之野以爲元首而昴畢室壁聯絡於
雲漢者自如股肱羽翼之相屬也趙魏千里不亦爲
燕之股肱羽翼耶居重馭輕天成地設於焉神人萃
物爽憑豈非天府奧區萬古不易者哉今試仰觀銀
漢之天章光華燦爛由東北而布西南頰察甸服之
地理博大爽塏由西南而拱東北於都哉天心地肺
踞四維八柱之神臯斗聚星聯啟萬禩千期之景運
莫此爲大於茲爲詳已敬備稽之以作志

畿輔建置沿革志說

畿甸之爲地也古矣地不古建置古矣試問黃帝合
符之蹤夏禹治水之蹟猶有存焉者虜曰今不存也
匪今自今其不存者安有紀極唐高宗念往代都邑
缺佚載籍命弘文學士討古宮室條具以聞用備觀
覽及東封泰山行次濮陽以地名咨之竇德元德元
不能對許敬宗對之當世以爲博蓋不考建置不知
所自始也不考沿革不知所由終也天人變化之能
古今得失之故顧可忽乎哉閒嘗舉八郡之州邑而
稽覈之遷徙分合弗可更僕而悉倘弗爲緬稽弗爲

學源堂文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昭晰有不以獨鹿爲涿鹿栢鄉爲栢人者虘洪惟
聖天子勤學好問博極邃軒將以攬方輿于一掬綜
百代於數言也畿甸伊邇 翠華時臨脫有顧問誰
爲行秘書者茲且作志敢不其詳遷徙分合固所勿
遺訛疑複贅尤所必訂卽如顓頊誕於高陽都邑於
濮同在千里之內不得以帝丘曰發祥伊祁封國於
唐踐阼於晉祗越一山之閒莫遂以望都爲食采可
勿博辨歟大者古遠易譌小者傳聞難據詳確爲志
庶幾有稽焉

畿輔疆域形勢志說

今之畿甸古之冀州也考古冀方爲幽并廣博遼濶
一倍於雍豫三倍於青兗荆揚梁益迥莫與儔非如
後世提封之有四履者也延袤二千里跨有四州亘
及三國東無疆而疆以渤海西無域而域以太行南
襟大河北倚乾嶽亦猶一家之有戶壁焉爾疆域云
乎哉而形勢家且斤斤於設險之說焉古人云天子
守四裔在德不在險似可置疆域而勿道子輿氏曰
天時不如地利又似難與縱橫之談可一切吐棄者
已明劉侗有言曰建都於燕北宅南嚮威外福中玉

食航輦蓋用西北之勁以制東南之饒亦用東南之饒以養西北之勁饒勁各異勢長在我又曰中定天下不若虎眈天下不若挈天下爲瓶而身抵其口故洛不如關也關又不如薊也蓋守洛必以天下守關必以關守天下必以薊斯誠諳於形勢之大較者歟間嘗東抵榆關西臨雁塞南游河洛王屋之間北眺宣雲大漠之埜瞭然於帝京形勢之雄以壯也太行崛起函谷開西南以趨東北蝘蜒逶迤倏閃騰蹕如屏擁如襟抱二千里而大薈於碣石形家以爲盡龍占者以爲王氣故千峰奔會萃插趾於

蓬瀛萬派淵渟共息肩於鼇柱洵所謂半拱天心帶環地肺者虜獨餘蒼陽一面騰騰周原昫昫禹甸受梯航來玉帛勢誠傲焉乃有黃流在中九折而歷雍豫萬里以迄東南曲曲流曲曲抱當其由豫而魯由魯而齊由齊而海也收太行之左氣攬恒嶽之全龍旣周且密加以衛漳遶于魏北滹沱界於趙中鉅馬桑乾滌漾於燕南悉滙天津合襟入海左有輔右有弼背有倚面有朝弘龐完固不更彰彰耶朱紫陽曰天下好風水第一在冀州亶其然乎卽以形勢論由燕而達四國者行行皆周道由四國而適燕者在在

有要津履道坦坦將軍不用從天維石巖巖井陘誰
能列騎踞上游而制人限天塹而守我文德可來武
功可競益信劉侗之說非揣摩也疆域形勢故可合
而爲志

畿輔山川志說

司馬子長曰中國山川首在隴蜀尾沒渤海以是知
幽燕爲震旦全氣之滙也惟是山非一涇水非一派
管氏之地員呂覽之有始皆所未詳陸深曰山經地
志具險易敘貢賦爲王政之所寓焉是烏可荒缺而
小草耶按畿內之山統曰太行說者謂太行起於河
內從其近者言之爾若求諸遠氣通於華嶽脉衍於
峩眉蜀而秦秦而晉趙幽燕若率然自巨霧一劈
黃流貫中太行始嶄嶄特豎矣子長氏之言洵不誣
也有山經復有水牒中條之東而爲太行爲王屋則

衛水漳水出焉王屋之北而爲蓬山爲鵲山不百里
輒伸一臂臂凡六七有第一第二第三三川則泝水濁
漳出焉更跳而西北爲樂平郡諸山入晉境者也起
伏委折東北行而爲西屏封龍金榆料障諸山則滹
沱沕沕唐之水出焉自是而東北趨爲大茂爲大
鬼爲郎山爲獨鹿峰峰拱極嶂嶂環京唐詩所云三
晉雲山皆北向者至此而益轟拔益森列勢使然乎
有易水有涿水有桑乾水川從山赴山逼水迴迤邐
於西山而聚講焉萬嶂峭崿於都右百泉趵突於雲
根或昂藏而雄或崩斫而委
崐嶠而怪或崦嵫而

奇玉屏送翠螺髻浮青梵宇琳宮凡六百有奇稱名
勝備遊觀千年於茲已折而北銀山鐵壁蒼鬱幽露
轉而東燕山盤谷敦龐古穆殆山經所不載土訓未
能詳者也乃復玉泉涇水之澄鮮洵流漆河之激冽
縱送兜闌奔會碣石豈非崑崙之正幹溟渤之祖洲
也乎震旦全氣實滙于茲志之固貴有經緯也至若
三關七十二隘九河百十餘津蓋未遑昭晰並進焉

畿輔城池志說

冀州古甌脫地民多穴處窈窕窳窳無城郭宮室也
幽燕境在東北于睢猶存周秦以下始習版築五代
以還實繁戈甲設險衛國不獨王公也矧百雉而都
千里而畿地浸華人浸衍古不終古耶崇墉言言功
同保障顧可忽諸白虎通曰天子曰崇城言高也諸
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以禦天子也諸侯且然況也
大夫始知城郭之翺建不容不考五經異義曰天子
城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今之郡守視侯
州牧視伯邑宰視子男始知城郭之崇庠廣陜不容

不考非特此也漢高帝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
惟見洛陽與是縣何以壯壯厥城爾子路治蒲孔子
入其境而三稱美曰城郭完曰道塗治曰田野辟始
知城郭之完缺修廢不容不考春秋書城成周重民
力也書城中丘譏非時也始知城郭之修築歲時不
容不考一城池而數義繫焉作志者其能已虜

畿輔兵制志說

戴記曰班朝治軍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孰謂
兵爲先王不得已而用之耶云不得已者撻彼奮伐
爾若夫用以衛國用以建威雖孔子論政未之或略
已漢唐以來詰戎之制載在史冊代異而世不同有
變而益上者有變而益下者悉大司馬大將軍掌之
其重輕大小遠邇之間有爲學士大夫所當究心者
畿輔京師之肘腋也否則門庭也往代且以爲屏藩
今四遠一統九圍是式畿內卽堂奧無所需其爲帶
甲百萬荷戈十年者設五鎮鎮有協或三營或二營

師武臣材官猛士皆良家子赴桓稱盛焉制尤不可
不考也按古有守兵有防兵有屯兵有衛兵有運兵
有戰兵名不一而用之各効豎纛巖城挾干執盾跬
步無移者守也謹斥堠嚴烽燧晝瞭宵聽者防也受
田每每春覲土秋鳴金者屯也閱閱之齋計戶授賞
督厥軍餘世守疆域世習戩鈐者衛也駕漕艘轉天
儲者運也拜大將懸金印如斗大有偏裨有贊畫戲
以下披堅執銳靜如山岳動如江漢或騎或步攻左
則左攻右則右有進無卻者戰也兵雖有六而戰與
守爲要焉守故不戰戰故不守而今且并二爲一已

庸第并二爲一而且并六爲一已路將鎮弁非守乎
綠林鳴鏑暴客禦人出而追奔守而戰也譏關扼隘
非防乎敵乃干鍛乃戈矛善敷乃甲冑防而戰也分
半師率一旅殲彼狗鼠如殪狐兔非戰乎計口而授
之畝勤胼胝焉戰而屯也衛廢已更而爲守備守禦
官以守名而金穀戶役有司彌盜捕逃有責衛乃兼
防兼屯北無漕也或分汎或護貢橐或押伴或衛貴
人騶從防乃兼運兼守一兵而六兵往往告勞焉志
之弗克志者也

畿輔學校志說

重人才故崇學校崇學校故建廟宮崇學校未卽重
人才之實也崇猶愈於弗崇也建廟宮未卽崇學校
之本也建猶愈於弗建也而建必有其地三輔黃圖
曰禮小學在公宮之南大學在東就陽位也而建必
有其人漢文翁爲蜀郡太守令諸郡縣小吏起學宮
設官使子弟受業建而更欲其修也後漢鐘離意爲
魯相修孔子廟發瓮得素書除草得白璧修而又欲
其繼也高朕爲蜀郡太守以大城南文翁學堂火修
復繕立圖畫聖賢古人像嗚呼在昔先民嘉意廟學

昭垂史簡詎不流徽百禩哉今畿百餘城則亦百餘
學果皆風雨攸除烏鼠攸去乎抑李下之蹊不言而
庭中之草可鞠也蓋聞之矣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
政然明謂子產曰毀之如何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
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
也若之何毀之也千年而下第恐然明多子產少不
毀而猶欲毀之矧也其既毀之吾甚願今之長吏寧
爲子產勿爲然明矣畧爲之志

畿輔公署志說

國語曰署者位之表也有位必有署今天下十四省
首藩臬次分司次郡邑次貳倅幕僚皆曰署制府巡
撫中丞提督總兵皆曰府或曰牙門別使相與上將
也畿無藩臬制府中丞督鎮建牙以時變遷不常厥
居故志從郡始重守土也必詳始建者何禮記曰諸
侯之堂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明有度也必詳修廢
者何阮籍盡撤屏障論者譏之羊祜不毀舊府論者
韙之辨品量也諸如郵亭客館倘不能爲林宗之掃
而爲國僑之壞是亦不容不志也

國語曰

畿輔祠祀志說

祠祀國典也小宗伯掌之下至郡縣皆所有事或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雖然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士二祀庶人一祀可云非此族乎亦顧其宜與不宜焉爾畿內如孤竹祀夷齊涿鹿祀昭烈桓侯金容祀劉靜修廣川祀董子趙地之祀其先喆者指不勝屈宜也不害其為祠周禮大司徒職云以祀教敬則民不苟此意可師也魯桓公丁丑再烝此事不可師也漢文帝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幸望祀不祈其福

學源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三
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此意可師也秦昭王不豫百姓買牛而禱此事不可師也寇萊公知道州民爲立祠父老覩其柏而泣此意可師也狄梁公知魏州有祠後因其子而毀之此事不可師也書曰咸秩無文詩曰靡神不舉則又不在斯例

畿輔古蹟志說

古蹟者古人之蹟也其人足傳斯其蹟可傳按堯舜至今四千年許由掛瓢之樹詎是石楠夏禹繫舟之巖諒無鐵柱因人思蹟因蹟紀名好古情深無嫌其誕也牛山賈泣峴首沉碑名心無乃過艷乎然猶愈於情甘遺臭者若夫平泉之木石不可與人虎丘之宅第何難改寺一癡一豪乃亦不朽焉嗟嗟漳濱有瓦中用研材馬嵬藏襪猶存香氣聊以資人翫嘆耳有類於此志所不收

畿輔戶口志說

民籍古版圖所載也周禮大司徒掌人民之數小司徒掌四郊都鄙夫家九比之數頒比法於六鄉大夫三年大比曰比者比其多寡也或以考驗司牧者之生聚焉又曰萬民利害為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又以考驗其教養焉生聚教養生民之利在是矣王政之大盡是矣故九州之眾大司徒掌之四郊都鄙小司徒掌之嘉惠元元用培邦本莫斯為重也畿八郡仰而隸於 帝都亦即神州之四郊都鄙也三年大比或非所緩按故事三年郡縣造黃冊貢之戶

部存古遺意近亦報罷曰省民費也貢而不比與不
貢同卽不費民亦屬具文矧費耶罷之也宜今惟編
審之法三年一舉有司者按故籍而稽之意主增不
主減生聚之法在此矣教養之法何在耶故略志之

畿輔田賦志說

漢志曰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周
禮曰園廛二十稅一漆林二十而五以是知稅以養
國也賦以養兵也畿雖千里什之一養兵二十之一
或五養國民力亦各有取足哉後世則不然國家宴
然祿予匪頒封祀土木之事繁賦卽足國假而大征
伐問罪弔民百事節縮用資飽騰稅亦足兵天下稅
入之數常不敵賦入之多小民維正之供常急於權
算之額九州皆然而畿爲甚何則畿民近在日月光
際大恩澤首先被之不時之需應聲之徵亦首先承

之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言由近以及遠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言近不如遠也今茲之畿左右分膺三十年來翠華幸省恩意周洽遽有乾溢賑貸不後惠此中國可以賡矣獨是六師張皇建旄設旄類禡伊始未有不左經瀛而右經恒者庸皆於橐於囊庸皆樵蘇後爨縱云細柳維嚴市肆不擾白粲萬石青茭千束剝秣有具炊汲有器詎無翼而飛不脛而走者乎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庶幾自茲以逞也若曰賦無歌穀絲役無愁鏜鼓又蚩蚩者所禱祀而莫能必者矣長民者其念諸

畿輔風俗志說

都邑首善之地也畿甸近光之人也千里郊圻有德教而後有政治有政治而後有風俗責在上不在下者也漢賈誼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憂憂乎難之也何難耶俗不吏則吏自不俗修其教不異其宜齊其政不易其俗當亦盛世所易觀者畿爲古燕趙國境悲歌慷慨地氣使然也語又曰燕趙之士鈍如槌悲歌則不鈍慷慨則不鈍所謂鈍如槌者或亦卽以悲歌慷慨歟夫鈍從金金不砥礪乃鈍槌從木木未瑯鏃乃槌不砥礪而砥

礪之可也未琕缺而琕缺之不可也孫卿子曰千將莫邪不加砥礪不能剗剗此磨鈍之說也漢陰老人抱甕灌園不事桔槔曰有機械者必有機心此守槌之意也燕趙人士可以審所從事矣治燕趙人士者亦可以審所宜矣居今日而談燕趙之風俗淳漓奢儉之間蓋不能無議焉淳古德也今不必與昔殊儉美德也都未必與邑埒朝不必與野侔何則疏屨不以登廊巖冠蓋不以入林壑方不可乖也珠玉錦繡沒於五都之市雖厲禁而不遷草衣木食陳於三戶之氓雖衆嗤而不顧情有所安也是皆不諳於風俗之大也而其大者在於禮義廉恥焉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周禮曰孝友姻睦任卹民之六行假使四維張六行舉而民自以不媮不媮則厚厚則不靡卽導之奢而不得也不則媮而薄薄而靡卽強之儉而不怙也國奢示儉國儉示禮變本以加厲云爾豈曰端本澄源之道哉盱衡畿甸奢耶儉耶禮義廉恥耶孝友姻睦任卹耶四維具於人心六行載諸王制操存舍亡責在上而不在下也若夫五禮之章程四時之沿習非所關於人心風俗者不復覩縷

畿輔職官志說

建官而分之守曰官職職常也分也序官而次之第
曰職官職品也秩也志不志官守志官序有卿貳而
出使者有臺憲而出守者有侍御史而出巡者有藩
臬叅副僉事而分守分巡者書名書籍書受事期曰
詳焉重故詳大故詳風憲故詳詳之適所以重之大
之風憲之也而重者大者風憲者尙其顧而思之虜
太守以下書其官書其僚爾非畧也漢詔曰庶民所
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
我共此者惟良二千石天官書曰郎官出宰百里上

學源堂文集 卷之十一
應列宿守令之關於天繫於民者何如哉書其官愛
養教導在是矣書其條分猷宣力在是矣宋太宗嘗
令天下守令勒誠石於署至今猶昭昭未泯也祇書
其署亦足以勗況書其官乎有詳有畧志體宜爾焉

畿輔封建志說

封建井田戰國時已蕩然已秦漢之際有自立者燕
凡四易焉漢高立者八呂后立者八燕凡有四趙凡
有四焉東漢以來書不勝書大抵名號爾胙土食采
無遐域焉志之以見畿內地非沮洳磽确比而邸第
苑囿鐘簴圖書亦不盡泯其傳焉

畿輔帝后志說

帝王后妃史有本紀志可勿登 帝志乃登人物已昊天其子倪天之妹孰敢曰此千人之英四德之良爾耶且電繞斗樞星流萃渚以泊人覆玉衣鸞啣石字又無非天祿也志安可勿登耶或曰三國偏安六朝割據統有正閏宜為區別此史法也非志體也況志所書者登庸御極之歲月爾降汭迎渭之籍里爾無春秋之褒譏非國風之美刺舉而冠諸人物之上重之云爾

畿輔名宦志說

朱紫陽輯名臣言行錄止於宋人章其昭代也元人
資之以爲史料嘗讀其書大抵徵據於諸君子之家
乘爾子孫述厥祖德門生故吏識廼私恩非諛墓之
辭則索麥之傳銀管藜烟傳訛傳僞不無有焉竊以
古今最愚莫若黔首論語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也閭左之口碑不大愈於汝南之月旦哉孔
子爲魯司寇與聞國政三月之間魯人先謗而後頌
子產執鄭國之政亦三月之間鄭人亦先謗而後頌
是職何故歟孔子誅少正卯墮三都鉏暴抑強不致

驚彼田野先威而後惠也故其謗之也曰麇裘頌之也曰章甫子產鑄刑書先刑而後賞也故其謗之也曰孰殺頌之也曰孰嗣謗頌之情則同謗訟之詞則異時不緬邈也地不遼絕也何以異同至是爲政者可以深長思已畿在日邊持節剖竹者慄於呼吸通帝座無淫威則亦無束濕獄不察淵賦不驚雉往往多遺愛焉雖多歷年所而三代之直弗寧蚩蚩者存而勿失縉紳者繼掖者率羅而筆之於書故賢者不致湮沒而弗彰今昔得林林如許也曰是林林者皆宦而名者也伊可慕也曰其他皆宦而不名者也伊可畏也三代以下惟恐人之不好名也故作志

畿輔人物志說

夫以千百年既往之人物而不化斯亦未可數數觀
已況人爲三才之一可以與天地參者也子思子謂
惟至誠爲能之奈之何狹視斯人乎畿輔廣二千里
有奇人之既往者算數譬喻所不能及物而不化者
凡幾耶謂無愧於三才之一也憂憂乎其難之也謂
有愧於三才之一也藉藉者已復如是也大者天地
皆震動小者一事足以傳其不軌踰乎聖賢之道者
卽皆聖賢之徒不襲越乎豪杰之材者卽皆豪杰之
選綱常名教國是民生胥有賴焉蓋可泯乎哉或曰

燕趙多慷慨趨氣節易趨道德文章難將無分行與
言而二之乎燕趙之人其生也實而不華其成也華
而後實華而後實固勝於徒華實而且華又遠過於
徒實唐以上何多輩起耶宋以下何僅崛起耶漸趨
於華故漸衰於古謂燕趙之人已華則可謂燕趙之
人無華則不可且道德本根也文章枝葉也氣節本
根之挺拔而枝葉之扶疎者也有道德而無氣節譬
諸蒼苗矣有文章而無氣節譬諸雕繪矣三者孰難
孰易乎亦不待辨而自審焉志共登若而人為道德
為氣節為文章班班具在道可道非聚徒講學之謂

德可德非捐金出粟之謂氣真氣無取乎用社用廟
也節真節無取乎矯廉飾介也文章真文章無取乎
彫脂鏤冰也其人雖往物而不化可以參天地焉或
曰閒有節取也安得瓊枝寸寸皆玉安得旃檀片片
皆香吉光一羽勝鵝鷺腹背矣博登之敢詡詡於天
下曰吾里 帝里也他何可望作人物志

畿輔流寓志說

古者諸侯失國託於諸侯因著寓公之典流寓者蓋皆古人之不得志而託焉者也轍環七十二國固不可曰流朝叩秦關暮抵楚壁又不足以言寓關喜畿苦縣之氣陳蕃下南州之榻旣非流亦非寓陸羽選山而居管寧破帽以去其庶幾乎畿甸 帝鄉也挾策皇州曳裾朱邸通都大邑車塵馬跡時時歌轉蓬焉方且以終南爲捷徑也寓公云虜哉惟是山巔水湄窮鄉僻壤中閒有高良之踪言行可矜式文采風流今尙存者而後無愧於茲編已

畿輔選舉志說

燕趙之士釋褐而登於朝者今多於古古貴於今今非不貴士士自不貴爾士不自貴浸尋之而人亦以爲可以貴可以勿貴也秦以上燕不與會盟趙不忘騎射士鮮顯望於天下蘇秦魏人入燕而燕貴之至趙而趙貴之戰征之役以興劍俠之名以著蕭蕭易水頓流羽聲斯亦何足貴耶詩書儒雅晉唐而後蔚然以起焉士乃浸以貴故進士之科始於晉盛於唐侈言於宋以後卒之史冊傳聞者范陽盧博陵崔贊皇李廣川董高陽許克世其家他皆崛起而閒出以

是云貴焉。二程子博陵人也，邵堯夫范陽人也，燕產而洛貴之，則又何歟？曰：燕趙不貴士也，謂不貴士已不可不貴詩書儒雅庸可虐五百年來士貴矣。科目貴也，科目貴士遂羣然趨於一塗而治燕趙之人亦羣然而知貴，此一塗往聞之里中先生長者曰：哀衣大冠規步矩趨翹然自異於編氓貴也。而今不然，名登青綾之書，身上孝廉之船，不宦而紳里之人企慕之，里之長吏禮貌之貴也。而今不然，讌受紅綾之餅，臚傳紫宸之斑，或百里一人，或數年一士，隱然有公輔之望，里之企慕者有加。里之長吏禮貌者有殊貴也。而今不然，嗚呼！昔何以然耶？今何以不然耶？人為之耶？時為之耶？要亦不自今日始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曰：何必讀書而士已不貴。盧藏用有捷徑而士益不貴，卜式為徹侯，崔烈為三公而士且安得貴？若曰：烏衣之子弟皆佳文無害，致君有術，則又士之不能貴而不欲貴者已。里雖不貴士，士其無忘所自貴乎？處則詩書儒雅耳，出則科第耳，詩書儒雅猶曰盡人可習，高科名甲國家所懸以待天下士者也。孰敢曰不貴作選舉志。

畿輔藝文志說

世人之語曰燕趙多慷慨鄒魯多文學燕之與趙以性情著而不以文詞著自古已然歟或曰三家分晉趙始有國晉之文卽趙之文戰國時燕不與會盟無聘問贈勞之辭故不傳謂燕文不傳則可謂燕無文庸可乎或又曰十五國無燕風八國無燕語大抵以質慤勝及讀燕惠王樂毅二書與秋風易水之歌則又不盡質以慤也嗣是鄒衍推五德而作主運窮天際地以爲文韓嬰毛萇作詩傳纂經輯雅以爲文張華作博物志酈道元作水經注蒐今羅古以爲文天

下文章孰大乎是唐以詩傳趙人爲最多宋以後重
理學尊董江都爲大儒邵康節劉器之劉文靖承先
啟後致知力行不僅以文章傳而文章未始不傳顧
可曰燕趙無文章哉或曰文而繫之以藝則非載道
之謂矣燕趙之士不屑屑以藝名藝亦可以不名也
雖然志之所謂藝文則非此之謂志記事也事有質
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而咏歌之皆文也
亦皆事也李太白云大塊假我以文章易曰風行水
上渙蘇子以爲天下之至文乾坤山水厥有自然之
文人故從而文之所謂筆有造化之工者也志藝文
爲藝者則不暇錄焉

所以志乾坤山水也文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彼以文

保定府星野志說

圓蒼靡際星宿羅繫拘墟以區說難允者郡天壤黑
子爾詎當一宿若而計度爲析說亦難允語有之天
一咫地千里郡千里耶度不一咫耶春秋說題辭曰
陽精爲日日分爲星字從日生地無星已說文曰萬
物之精上爲列星天無星已宜何從周禮保章氏掌
天星志日月星辰之變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
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用觀妖祥以故
觀占之學後世有專家郡亦封域之一也舊志有載
仍錄焉

保定府沿革志說

普天皆王土也。俛而九州，俛而十二州，俛而千八百國，俛而六國，俛而郡縣，或百數十年不變，或數年數變，其不變者沿也，其變者革也。天爲之人，爲之蓋，亦理亂之跡而得失之林也。已郡居燕趙之間，地最古，人最樸，由鄉而邑而州而郡，屢變而上者，耶獨是一郡而岐兩國，兩國而區數州，錯互蓋已繁也。白溝而鴻溝，皇圖而赤縣，曩今大不侔也。非志之非詳，志之未有不曰斯地也。昔爲疆索所不及，今如河南不可問者，作沿革志。

保定府建置志

未有不曰世故必許為地家河不天今故河清正河

漸漸皇國而亦河與今大不故河一之其皆以

新地兩河

人景對山

與廣之

文

就

精

精

保定府建置志說

建置事屬剗剗而又剗守亦剗也義取鼎鼎而弗鼎鼎亦鼎鼎也顧其善否何如爾郡歷千餘年中間有大因草如遼元時事不得不剗不得不鼎鼎已若夫一檄可定秋毫無擾窮簷且安堵況城社乎況署解乎況學校乎無須其剗不盡為因息事寧人元元者受福實多故志其槩

保定府山川志說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東北曰幽州其山則醫巫閭西北曰并州其山則恒嶽郡居幽之西緣而并之東幅也不得援二山爲鎮已名山志曰太行第七陁在晉第八陁在燕明李濂曰太行轟轟數千里雄跨河北諸郡而山之所至隨地得名其實皆太行也郡界燕趙之間凡有山皆太行復奚疑但綿延數百里所云隨地得名者不一而足或以人而名或以事而名或以形而名傳聞鑿鑿矣有山卽有川見於水經者什之三見於州縣志者什之七若可仍舊志也亦不

可仍一山兩名兩山一名不容不辯古水流東今水流北不容不更或曰山川地之形勝志載宜備夫郡在畿內五嶽拱乎紫極四瀆朝於瀚海天下之形勝皆其形勝矣詎以近在肘腋者爲言哉

保定府古蹟志說

蹟從足人蹟也古今皆人大地皆蹟何志虜爾人傳蹟蹟復傳人傳千百世斯古已則亦有辨夜宮瓊室豈與雲松並紀平泉綠野莫將銅雀同登緇衣巷伯意猶存也郡自昔不產惡熟庸有斯蹟四千載來山之巖水之涘九達之廡三家之邨多聖哲大賢高人才士聲蹟不金碧而瓦礫不桂椒而蓬藿過者猶詠高山流水焉茲故訪而輯彙而志欲聞風者興起爾若曰此與洛陽伽藍記武林舊事記筆意畧同則吾豈敢

保定府祠祀志說

祀國之大事也亦郡之大事國如壇如廟奉常主之
郡如壇如廟如祠邦大夫主之主其事而弗稽其典
猶弗主也稽其典而弗潔其庀猶弗稽也潔其庀而
弗旣其誠猶弗潔也神之弗饗人斯弗禴矣人之弗
禴歲斯弗若矣祀事蓋可忽乎哉爰作志

趙文升志

黃蘇完

保定府風俗志說

古者千里之畿天子自治之故不立方伯連帥自秦分郡縣而漢仍之咸陽之外左馮翊右扶風曰三輔猶存古意也語云教化興於上風俗成於下在九服者自責在守刺在畿輔者雖不比於首善而近依日月光際象魏所懸文誥之被觀聽獨蚤教化之責殆建極而歸極者也風俗之成詎他郡邑所可望乎郡猶漢之扶風也聲明文物沐浴咏歌教化亦邛隆已風俗當無替已天道三年一變地氣三十年一變變而益上變而益下人爲之非天爲之也轉移之權顧

學源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不重哉漢賈誼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
非俗吏所能爲亦激厲之詞耳俗吏不能者良吏則
能之矧矣今之燕趙在日邊耶

保定賦役志說

嘗覽明初實錄竊疑賦稅之弗均也南則豫章三吳
北則漁陽瀛易南東之畝不敵雍豫之三而賦則倍
之謂沿元舊額竭澤不無已甚及讀寶訓始知豫章
三吳官田貽害固非維正故籍燕趙之間當元季用
兵供億浩穰民多凋劫昫昫者半草萊按籍則有賦
履畝則無田率一同而輸數同之租地少賦多時使
然也迄於成化閒生聚日繁耕耨漸廣地分三等賦
亦隨之於是有畝賦三升二升一升者會而計之二
十稅一耳以眎明初洵可謂寬徭薄斂者矣亦其時

承平日久惠綏有加其君其相得以與民休息也茲按郡志洪武時賦役與會典不符成化時則符會典一書蓋宗後不宗前者作法於涼不其懿乎郡志重修於萬曆丁未蓋神宗末年也當國家殷富之餘無甚大役大兵正供之額罔所增加迨啟禎兩朝海內春春多事遼餉練餉新餉之類以次洊加征斂無藝而民以重困考成之法雖曰六分爲率其實已取盈矣況乎措克之吏又從而侵漁之也耶我朝奠鼎首定賦法增額悉除一本萬曆初年則例較啟禎間纔什之六七耳良法美意洵足度越千古元元者權

怵咏歌三十載如一日熙朝盛典國史班班郡縣志書允宜犁備茲覽郡志乃缺有閒者幾四十年往代之加何由加本朝之減何以減本末因革不獲瞭若矣余亟圖稽考而文獻無徵博訪周詢而傳聞難据可爲三嘆茲僅依舊志存其梗概以俟史成而續列之至於屬邑舊額大都闕畧故不具載邦之賢大夫覽此知亦能仰體開國之謨而重念民隱也夫

興茲勤於蓄志

而文獻無遺軒

保定倉廩志說

古云倉廩實府庫克非第謂太倉之庾與太府之廩也天下郡縣設有倉廩卽有蓋藏備緩急佐度支所不逮法誠甚善而廣盈廣濟之外又倣古常平倉法用以振貸饑民思深慮遠載在往牒可考而知者明代未嘗不重之故郡舊志最詳茲繙閱故籍稽核近例大抵廢弛矣其故有三往代有米粟之征管糧通判實式司之今則槩折矣曩所謂廣廩高廩者鞠茂草也卽閒有儲待亦寥寥無幾尙不足以飽壯哉之鼠謂積貯何一也往者有贖穀雖蕞爾下邑亦歲報

百數十石後因濫罰一槩禁絕夫濫者可禁不濫者亦絕所謂懲噎廢食者也二也穀陳則紅紅則不可爲炊故有出陳易新之令一出入有減無增也況乎鳥鼠能啄風雨易蝕故有耗折之報故事察盤倉庫不過相其委積稽其大數已耳後來則不然一斗入責之一斗出十年蓄不許一粒減則易新難稍有不敷輒計而責之償州邑長吏視倉之有穀如腑之有痕陳陳因不如其蕩然空矣三也有此三故前請行常平倉法言者懇懇及部檄直省議可否無一云可者古今人度越果若是相遠耶要以多一事卽多

一考成能任不如能讓也故承平則諉謝成風有事則皇遽莫措非派征則招買派者固有中飽買者亦多浮冒揆厥所由總因倉政廢耳使其不廢處處有積儲處處可供億卽有不足亦不致動輒費億萬金錢而煩司計者之核減也志雖一郡乎天下大計在茲矣故存其畧

保定鹽政志說

鹽法國之大利也因草損益司農自爲一書無庸志者獨是課徵之商引銷之吏鹽派之民輕重緩急之閒生民利病所繫有不容不娓娓者焉按舊例商中鹽賈販鹽與貿遷有無者等也乃舉而派諸閭閻計口授鹽照引納課蚩蚩之氓於正供外復拮据鹽值矣稍不及額罰則及官官畏罰民益不得不畏官非食鹹直食苦耳問之則曰計戶口而食無所重困也試取郡志之戶口而稽之拜登之版昔盛于今乎抑今盛于昔乎丁日凋而鹽不減何遽督縣令以銷引

而不稍爲寬假也況昔之鹽一引若干斤今且每增
矣斤重而鹽自多鹽多而銷益難盤中之水晶若
碗中之琥珀可彈之下咽者也乃動以私鹽盛而官
鹽壅瞋目而語難爲問此額外之溢斤爲公平爲私
乎尤可異者又莫如價值之不均也天津至郡一葦
杭之易致也外是而滿城而完縣而唐縣非車不輦
非肩不荷難致矣難致者價宜昂易致者價宜低今
則大不然矣察滿城等邑每引一兩六七錢耳郡則
二兩窶戶零糴且不止此是職何故與迺者新安之
民亦苦食鹽之貴激而成訟始得平價嗟嗟民任土
作貢者也賈操羸入市者也竭立苦之粒填壟斷之
囊爲民上者或亦隱然於此乎倘必如新安之激而
成訟訟而後平尤而效之恐雀鼠正未有艾矣可勝
嘆哉

保定府兵制志說

兵制古皆有之在內曰羽林曰神策衛乃皇州也在外曰藩鎮曰戍卒靖乃甸服也無事則兵亦農有事則守可戰若夫萃虎賁於輦下屯龍驤於上游卒不更番賦無兵甲足以建威銷萌居重馭輕可不謂赫赫濯濯者虜較之古稱帶甲百萬戍邊十年者勞逸大小當有辨矣況夫潢池竊弄六月何憚采薇白羽乍蜚萬里不難驅電將軍從天而下長子建旄以行遇險鞞趨逆顏籜掃斯又振古所希傳而熙朝之特盛者也郡在日月眉分八纛之虎旅作三輔之雄

藩坐鎮有餘威矣雖然林林二十城誰爲擊柝乎誰
爲司干振乎誰爲捍筐篚乎誰爲衛行李乎萬有一
焉狗或偷鼠或竊江漢而去狐兔以歸菅草可薙俘
馘斯獻已庸非師武臣力哉制安可不志

保定府職官志說

按遑代設官分職各有攸司勒成一書或曰職掌或
曰典故名雖不同於以循分勤事義無殊也古不具
論有明三百年未聞去其籍外此則有題名碑版記
資格鄉貫與履任遷調歲月弗漏弗訛凡涖一署者
久暫去來顛若列眉亦掌故家所不廢乎彙而載之
俾後之覽者并州望若故鄉峴首何須伐石雖然撫
則后虐則仇今之民亦猶古之民耳幸勿曰花間之
跡可掃雪地之爪莫畱也

保定府名宦志說

名宦記四百餘人賢者固若是其林林歟語云一飯
不忘矧其人懸魚有操拔薤有力或冬日可愛或時
雨有化德庸一飯云爾耶博登之式爲邦大夫勸

保定府選舉志說

以選舉謂人才以制科爲選舉以帖括爲制科隋唐而後洵有然已士非此則無進身之階故雖魁碩奇偉星降嶽生勢不得不頰首屈項賓賓然就其格璞不剖則不售驥不馬則不良此卞和之所以泣而九方歎其難遭乎况復畫疆而域之循名而噉之淮南曰橘淮北曰枳地氣且有權矣郡不第江之北且河之北不第瀛之西且岱之西戴記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按堯舜至於今都冀州者二雍州者三豫州者二幽州者五溫厚之始氣誣非帝

王之所甚重耶奈何動云函縛之良未若竹箭之美也郡之登制科者千餘年纔千餘人論者存乎見少試考天地西北星宿之水僅而濫觴蓮花一峯兒孫羅列少者貴耶多者貴耶倘必多之是貴漢之關內侯騎都尉蓋亦林林矣是可頌之曰濟濟周楨乎況制科而外有明經有人材有特用蔚蔚彬彬疇非翱翔皇路亮采惠疇者又何必拘拘焉出此一途而後云選云舉也是亦畫疆循名之見爾矣

保定府人物志論

郡於方輿越在北鄙稽之古實爲冀方帝堯誕望都其明徵已上之而高陽氏封於高河之陽才子成族詎繁旦夕繁衍者地之古莫郡若而人物之古亦莫郡若也遼元以迄今茲六百載皆在千里之畿德化首善聲教近光非復訖暨者可儷人生其閒慷慨固由天性而帝德王功所興育詩書禮樂之甄淑實弘且久宜其魁杰卓犖輩出崛起而舊志所載千餘年僅而數人載筆者何其慎以重耶茲閱八十年而更爲之敢不惜墨楮也增至二十九人跡宅郡志多耶

學源堂文集 卷之十一
少耶嚴耶濫耶試舉而按之容城之忠烈東鹿之功
勲高陽之相業江邨之理學夏峰之高節疇非熊熊
旦旦事震天地名滿陬滋者至於一行之媿小德之
馨靡不畢錄蓋以風氣遞開韻節競尚吉光片羽勝
鶯鶯腹背矣獨是孝節事近雷同文學人鮮顯達天
倫豈有奇行乎立言豈非不朽乎統曰人物云爾

保定府寓賢志說

古云邑號朝歌墨子迴車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逝不
古處轡且勿停也而突之黔虜人曰賢則不趨墨曾
矣曰寓則非伊朝夕矣鳳來翹庸第鴻留雪中瓜是
不可不志

保定府紀事志說

國有大政具載史策志之其奚為也歷代興草頒布
 海寓大程大法顛若畫一庸復縷觀若夫官為地設
 事因時起出之於上曰政者被之於下則事已山東
 之父老扶杖觀詔內黃之小兒入壘談兵豈非被一
 方事耶況乎翠華歷塊草木為榮鐵馬嘶郊山川改
 色耆舊尚資傳聞志載詎容闕畧其閒利害得失德
 威臧否則不暇具論於戲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寧使讀者擊節勿使覽者廢卷則斯紀也庶幾不比
 於稗官野史之編

保定府藝文志說

作志者多倣史裁藝文非史裁也而它郡率然已弗
輯恐謂郡無文章多輯恐謂郡徒文章郡國畿也翠
靄百屏白洋東滙望都畱衍卦之臺大茂關道書之
府天下文章莫大乎是古人與稽放勳煥乎召誥炳
若固足尙已茂先博物有志道元水經有註其文蔚
然矧數百年來河圖一辯椒山兩疏可與天地不朽
豈直壓倒元白志不遺遠亦不誇多若夫典誥重於
球璜移牒掌之胥史不敢作藝文觀者較舊志爲慎
選焉

保定府雜誌說

理之所無未卽不爲事之所有或曰不經也不經而奇焉而表焉儒者所勿道不經而性焉而情焉不可再見者未始不可再傳者昔司馬子長作史記曰五帝尙矣其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况雜乎而語又曰少所見則多所怪然則斯志也亦足以資多聞已或云雜者不一之謂又不常之謂郡在日邊漸摩於詩書禮樂者久尙稍戾於聖賢之訓卽謂之不常若鬼方蠻族則維其常矣志之亦以驗遐邇之風俗云

學源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世
言書 甄樂 卷八 尚

平吾字說

古今之所謂極奇者皆古今之所謂極平者也煮米
繹布平事也想其種穀織棉之故則甚奇生男育女
平事也想其結胞孕胚之故則甚奇入有父母出有
兄長平事也稱曰孝子悌弟則甚奇然則世之所謂
奇者豈必窮山經之紀載信齊諧之傳聞也哉語人
曰堯與舜何人也必曰奇奇堯與舜之道何道也亦
必曰奇奇孟子曰堯舜之道無他孝弟而已矣世人
以爲奇者子輿氏獨以爲平非子輿氏有異于世人
之見也世人好奇而不好平故見奇而忘平孟子御

平以得奇故見奇亦見平寃之人人有父兄人人可
孝弟人人可堯舜堯舜何奇乎人人有父兄人人未
必能孝弟人人何能爲堯舜堯舜豈平乎語以奇而
人驚之將有離奇俶詭之行語以平而人易之可循
日用家常之事我亦曰欲爲子盡子道欲爲弟盡弟
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豈非天下之至平乎亦卽
天下之至奇也陶子名士奇字曰平吾如詰予曰何
以平我奇也試取孟子而讀之

偶然齋說

漢劉昆令江陵反風滅火虎北渡河帝召問何德政
以致昆曰偶然耳帝歎曰長者之言也而偶然一語
流美今昔矣天下事得于尋常者率夷而易之得于
偶然者則相顧錯愕而驚歎此人之恒情也然使罔
積于常克發于偶則偶者可驚克發于偶必積于常
則偶者又奚足異哉以昆論之反風則偶然反耳滅
火則偶然滅耳虎北渡河亦偶然渡耳偶然之說豈
不其然迺史稱昆博學精易歷官有寬惠聲自新莽
以迄光武中興垂三十年而政成偶耶非偶耶跡其

事偶也稽其平生則偶而非偶也而偶又何易言也
夫人偶生于天地閒偶而讀書學道偶而承師取友
偶而通經博物偶而應制科偶而擧上第偶而入官
偶而揆藻揚葩上光席時扶輪大雅偶而決疑定難
底亂持危偶而覃惠粵膏殷流四國偶而受鉞建麾
遠攘弘濟皆偶也則皆其發也謂非積于其常而能
咄嗟立辦震古鑠今此事理之必不能者故豔于其
偶疎于其常姬孔不爲功劫于其常淡于其偶伊傅
能自致非常不可以得偶猶之非積不能以爲發耳
而偶豈易言乎此孫子所以名齋也

清苑風俗說

清苑漢樂鄉樊輿二縣地後魏太和中斥新城置清
苑境內有清苑河故名當子午之衝供億煩劇民弗
堪也三十年來農搯耜而無田士焚膏而無舍男務
肇牽女羞抱質本之則無末非耽逐邇且牙建雞漚
闡分虎旅有巡有守儼臬儼藩官之府林林也府之
胥攘攘也伍之卒狺狺也文無害率操南音戎行卒
半存鷹眼南音胡可北吐也鷹眼胡可市行也綺縠
塵冒聲酒夜囂風不風矣人習鋤笛家驚貿遷俗益
俗矣立今眎曩若戰國之于軒邃也江河日流砥柱

疇立嘒矣夫

皆謝謝也

以武然有發有守

本良俱無末非

